

《12月專輯：Time Traveler 時光行者 5-3》

返祖之說書

撰文·圖版提供 | 陳依純

1990年林強《向前走》的歌詞寓意，訴說著前往台北造夢的熱血青春故事。每每聽見這首歌都讓我有點想哭的衝動，那一年我十歲，從歌裡我可以理解父母過去的辛苦。

1970年代，我的父母脫離了窮鄉僻壤的家族，提著行李箱前往台北打拼，外婆在我的童年時期扮演了母親的角色。我居住的地方是一個不用電的世界，洗澡煮飯都得拾柴燒水。兒時的我，總是望著植物思考著世界的模樣。我的世界沒有紙筆和書本，也沒有電視和廣播。我要幫忙餵雞、撿木材，有時掃地澆花，有時無止盡地發著白日夢。鄉間生活與我日後在北部的生活產生極大反差，也讓我意識到鄉野間的無盡孤獨，我思考著，那時頭也不回、也回不了頭的母親，究竟期待走向怎樣的世界？

後來，忙碌不堪的母親將我接上台北，於是有了新的生活。當我接觸北部的一切生活，心中那股激動可想而知。這世界上居然有沖水馬桶這麼棒的發明，煮飯時也只要插電，不需再撿柴燒水，北台灣的一切，對於幼小的我來說，如同天堂般充滿神蹟。

在我的創作中，每件動態影像，都以一種極度緩慢的速度運動著，我想童年的時光便滯留在這裡頭，一個小孩眼中緩慢到不行的世界。

我的創作主軸以農業與工業時代的故事地圖，鋪敘為私我的在地歷史經驗。我將它描述下來，用浪漫的音樂盒聲響、詩意的影像情調加以呈現，然而現實終究是殘酷的。工業區的許多外籍勞工是我的鄰居，我曾尾隨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，做為創作靈感。〈房子背後〉是我在2008年製作的第一件作品，關於工業區中許多小廠房偽化為一般居家表面的故事，在那一家一戶皆是一個小工廠的台灣經濟起飛年代，家庭代工讓百姓生活顯得生氣蓬勃，但工業區被貼上的標籤，始終存在著邊陲與中心的問題。〈再見小工廠〉所要訴說的故事，是隨著時代變遷導致工廠往東南亞和中國遷移，無奈侷限於台灣的小工廠困難處境。〈工廠肖像〉是我為被淘汰掉的老舊機器拍攝的遺照。〈表皮工廠〉是一座假象的工廠，廠裡的設備幾乎不再運轉，隨著時光老去，成了工廠老師傅不想向時代妥協引退的意志象徵。〈官成瓦斯爆炸案—盲點刺點〉與〈很幽默—災難的剎那想像〉談的是瓦斯灌裝場大爆炸的真實事件，當時我和剛團聚不久的父母急於逃難，以為躲不過這一劫了，當下的感受十分深刻。但當時政府對外公告的處理方式，與民間實況有極大的落差，讓我意識到工業區的人命，果真如此不值？因此有了〈美好的生活〉這件作品，我藉此探討政府及財團對待社會邊陲的資源落差與剝削。

移動搬遷過數十個居所，對於那些被遺忘的地方、被邊緣化的人們，我想透過作品說說發生在這些人與地上的故事，讓更多人理解這些地、這些人，是多麼努力地不希望被世界遺忘。於是，我選擇成為說書人，當藝術創作者透過作品抗拒歲月洪流以重拾過往涓滴，我深信終究能夠留下些什麼。繼而，由〈林水源傳奇—第一集〉出發，我想藉由台灣老風水師的真實傳奇故事，傳述我對外公過往生活的追憶，像是提點世人為善避惡的鄉土肥皂劇、一齣帶有鬼魅色彩的台式劇場，透過時光的對比差異，遙念往日生活的單純美好。